

子史精華

4263
426
21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八

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

論人者又必以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師有疵呂氏春秋師行過周



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必一一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初服同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按師秦伯襲鄭之師贖人拯溺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一魯一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一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能名其種不失其情淮南子夫亂人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一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一注

歐冶良工碧盧或云砥砮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參以似者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爲無難桑陰未移知其足師晷景未

改腹心已委

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一一而一一矣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

抱朴子夫惟大明元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安劉氏

者必勃

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獨視倖平史記陳丞相世家及平長可娶妻富

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一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子平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語嘗移曰史記夏侯嬰傳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何因當

有大水一日暴至

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

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曰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曰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

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

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

子與相見戒曰

著王命論

漢書敘傳魯問彪曰往者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顧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

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孰然也漢家承秦之制竝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

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曰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成

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

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倚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

救時難

往時會宛當應

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

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

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

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

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

德薄厚不巨大小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

識鑿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一 品行部 識鑿

其一子前言曰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

悅請開趙殿

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

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弁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辨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呂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呂集其大計光武大悅贊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

欲遂前

趨後漢書鮑期傳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即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

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奪戟瞋日大呼左右日趨眾皆披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境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呂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日卿

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呂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呂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誓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馨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呂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日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備人形

不如專意東方

見知帝王自有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真遊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日卿遊真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日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戰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
之歡語移時結友而別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視子非賣
餅者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

之玳果收岐家屬親宗陷呂重法盡殺之岐遂避難四方江淮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
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
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

呂實告之遂呂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
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瓦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
滅因赦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後漢書郭太傳王

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呂訪才行所
宜林宗曰然違方改務亦
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恐守道不篤後漢書郭太傳黃

也呂雉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
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呂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
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許郭後漢書許劭傳許

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呂此廢於時許郭劭字子將汝南平
輿人也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陽士者枳棘
竝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按郭謂郭太

非鸞鳳所栖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曰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君為鷹鷂不若鸞鳳渙

謝遣曰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

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君

自比管樂謂為信然

蜀志諸葛亮傳亮

於仲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

冰鏡

蜀志龐統傳注

平潁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有公卿量

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注

鳳雛司馬德操為

日正祖父真年未弱冠父在

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且使觀朝吏會者數百

人真於窗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操胡廣

之其後廣果歷九卿三

人倫臧否

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

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俱知名並有

朱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

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足稱此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

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

千往果斬平之

日苟非其人力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

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

覽後奕世多賢

才與於

敗俗傷化必此人

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

江左矣

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

晉書劉寔

大位然

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

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子身卷

卷九十二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識鑒

六

晉書王

字夷甫神精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也必能興卿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元軍

謂方日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事廣時年八歲元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

家雖貧可令專學也鄭公業為不亡晉書鄭

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袁少孤早有識表傳父

鑒荀攸見之曰矣眾所未知獨引為友晉書

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周浚

浚晉書王謐傳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陶侃

謐獨奇賞之常謂裕曰陶侃終當有大名晉書

傳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陶侃

曰君晉書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此人非凡器晉書陶

豫章國郎中合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陶侃

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陶侃

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晉書溫嶠傳

人共載暉曰晉書江左自有管夷吾於時江左草

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晉書此輩宜束之高閣庾翼

談歡然曰吾復何慮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竝庾翼

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侯天下

大平然後履屐間亦得其任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疆盛邊境

議其任耳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晉書顧和

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晉書顧和

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州吏中有令僕才傳王導為

才雖州吏中有令僕才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

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阿大非爾友酒末年尤甚及在會

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

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舉手謝城晉書郭瑀傳

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為知人荷氏之末畧

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

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

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蝦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

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

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蝦瑀諫曰昔

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

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晉書王敦

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傳洗馬潘

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

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

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

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

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非池中物晉書劉元海載記

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晉書

龍得雲雨復也按恂孔恂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

謂左右曰向者胡雛恐將為天下之患馳

遣收之會遺以所服簪幘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

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

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州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

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

別落落有端貳才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

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

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遇風塵之會必有

一一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按嵩徐嵩

一一識鑒

一一行部

一一識鑒

一一識鑒

一一識鑒

凌霄之志

晉書慕容垂載記垂猶鷹也餓則附人飽便高颺

所欲按此權

徐郎是令僕人

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

之藏退語舍曰

成門戶者此兒

梁書王茂傳茂年數歲為大父

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

庇民定霸其吾君乎

梁書柳慶遠傳齊方

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

必起

因盡誠協贊

欲效鄧晨

策傳弘策

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

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

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

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

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

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

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高祖曰真

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聞之心喜

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

天下真人

興於吾州

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

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

非命世才崔頰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

矣乃遣其

難可輕襲衣裾

梁書徐勉傳琅邪王元長

二子自結於高祖

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

後當見憶

康王績

傳績子又理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

贈之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

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

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又理其

眾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

恬曰

平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識邢宋

於童稚之中

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

致世稱

曲為體練魏書蔣少游傳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

其知人

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

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

以子孫為託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

高允李冲

及貴追贈長司空權其子寧

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便

用

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

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

後當大成位望通

顯

北齊書邢邵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

子弟日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

聳整凌霄舊唐書房元齡傳

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

矩日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

耳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

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

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

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日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

長成

如其

真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日朕要一

言

好漢任使有平仁傑日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

朕欲待以將相對日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

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

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日此朕心也仁傑日荆州長史張柬之其

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 品行部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東

之果能與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字曰慶門舊唐書楊嗣復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再登搏學宏詞科調補澗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聞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各位果踰於父楊門

之慶也因先器識而後文藝舊唐書王勃傳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勳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

獎日後進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晦資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

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聊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日角龍廷姓協圖識唐書唐儉傳見隋政

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嚙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選將必奇龐福艾唐書李勣傳臨事者遣之或問故答湯武之業也

日薄命之人不標鑒通晤唐書王珪傳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足與成功名戴胃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為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曰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胃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寵辱不驚考中上書

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寵辱不驚考中上書唐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日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

子史精義卷九十二品行部識鑒

慶嘉之日——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唐書張守珪傳

北庭守珪從僞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

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

共榻坐謂曰——為傳衣鉢宋史范質傳舉

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僚屬相期邪

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

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太傅封

魯國公皆安石甚似王敦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事州縣耶狀

與疑同云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者眼多白抱虎枕

——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蛟事變巨測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授紹興

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

倭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

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如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鑿端門受汝非真備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

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於場屋遇僧善風鑿謂之

日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

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

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秦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

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寘疑耶翁固詰之則

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

聲是以識——也宜生遂告之故翁驢之金夜濟淮以歸

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

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一節見百節知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

牙而知其大於牛也——則——矣由此觀二人非徒兒

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弟乃父子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

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說

訶減價乃取林宗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

刀人此乃英雄 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

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問諜問

日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曰如秋水必一

拜卿相 季繁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 合于蒼龜 劉肅大唐新

社稷先覺 稗子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 玉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

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

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取

茶囊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

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

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

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

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

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

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

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大

沂公曰奏請何事日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

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

刑獄未幾置之待從及于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 異日管

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為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

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為不起遂

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 亦有一年壽疾非

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

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

日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章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

後竟如戴花劉使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

其言戴花劉使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

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

盡戴益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

之號以雙筆要而遺之岳珂程史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

弁鵬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

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

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園之外遇

之明日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

聞者皆笑珏不為忤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

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擲地以

激

釋文瑩湘山野錄張尙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

業為贊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

欄鄴與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

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

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

盛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

凌忽自惰故一一奉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

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為縑細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羈轡資

桂玉之費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

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羈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

馬即還之一一奉知人之鑒今觀其比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品行部

識鑒

七

霍門外生荆棘

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

底春被裘拾穗故

畦

列子林類年且百歲

遺於

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

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

抱甕丈人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為圃畦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捐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

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加洗湯其名為槁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

純曰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井不知羞釣魚閒處莊子就鼓澤處閒曠無為而

而不為也莊子就鼓澤處閒曠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深根寧極而待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

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吾將

曳尾于塗中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

中莊子曰往矣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莊子無責

無責莊子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曰冬則搗鼈於

焉休乎山樊莊子江夏則莊子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

聖人僕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見上聲銷見陸沉見北居畏壘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之擁腫之與居缺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須眉交白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披堅

髮榆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堅

匏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
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匏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

曰夫匏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匏為也曰然穀將

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 鹿布衣自飯牛 呂氏春秋魯

亦無益人之國亦 之類也 君聞顏闔得
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 之 而 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
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江上丈人 呂

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氏
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
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干

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
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

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 之 春秋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 之 得其露

雨 之 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
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上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

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蓋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
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

身不 負釜蓋 見 祿隱 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
見 負釜蓋 上 祿隱 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 顯

光山林 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 紆鸞 韜鱗掩
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葦之中 韜鱗掩

藻 抱朴子遐樓幽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淵 抱朴子先生
遁 操立斷之鋒

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羣
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疎迹抱朴子善卷策許管胡之徒咸蹈雲

著書講道勸義文中子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彈琴

可以具饘粥自樂也願君侯正會逢其適

文中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天隱地隱名隱

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注藏其

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世外絳人

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知捷而行伯宗喜問
其居曰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鮒宗問
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澗

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問名不告請見弗許見長為陶朱戰國策范蠡知之
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步當車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

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以無罪以當貴

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
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

歸真反樸則處士史記齊太公世家鴟夷子皮史記越世家

終身不辱呂尚蓬累而行史記老子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

之蓬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 遊戲汗瀆中自快 史

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 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子亟去毋汗我我寧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終身不仕以 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快吾志焉 十家貧為大梁 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 藏於博徒賣漿家 史記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薛公藏於 公子

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薛公藏於 公子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

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

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平原君乃 懷獨行君子之德 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 免冠謝固留公子 原憲闔巷人也讀書

義不苟合當世 避世金馬門 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 中可以不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 歌曰陸沉於俗 宮殿

中蒿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天新雨 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 道少人 間

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賈誼宋忠 種瓜長安城 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 吳市門卒 漢書梅福傳

侯秦破為布衣貧 於 吳市門卒 漢書梅福傳 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 八商雒深山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待天下之定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由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以一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容而敬焉太子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得以為重遂用自安序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于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一足自養一而一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一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一可見而不可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一可見而不可

上見欲守箕山之節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一采榮南山漢書揚雄

傳四皓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漢書敘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一於一則萬物不

好其志一於一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網不與驕

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一師友造化見頤志弗營漢書敘傳皓

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一安邱丈人後漢書耿弇傳注

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一安邱丈人稽康聖賢高士傳

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一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

號曰一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

也入雲陽山採藥不返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

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一漁釣自娛後漢書

子已書一高隱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
止十一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
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
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鄭敬延繇延

子見懷歸藪澤脩其故志

後漢書郎顛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

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掩目盥耳草耕
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矣

木茹

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一一而淵潛或一一而山棲或一一而僅飽或一一而長饑

守東岡之陂

後漢

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
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若舉孝廉賢良方正特

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乎燮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以被韜面後漢書姜肱傳
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後與徐穉俱徵
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
闇一一一一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絕迹梁碭間
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一一於一一之一一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鋼或因樹為屋見韜伏明姿甘
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是堙暖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贊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
荷遠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

之日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口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欲裘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見承藥名山口不二價後漢書韓康傳

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一賣於長安市

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

小女子皆知有我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奪牛翁後漢書韓

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

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

發至亭亭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目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後漢書矯慎傳慎同

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馬牧先生郡馬瑤隱於沂山呂

免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後漢書法真傳性

姓美之號北山之北南山之南恬靜寡欲不交人

問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謝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

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謝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

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未若欲吏之真將名可得聞身難

在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

得而見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

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鹿門采藥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

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

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

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

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山不反竹實數斛白杵

而已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日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志元霄潛默幽岫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日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

山水棲遲邱壑狗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歸故里為容棺之

傳嘗與從弟琇書日既定邊事常歸故里為容棺之

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柄神道氣之術登皆下應籍因

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乃登之嘯也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晉書

傳秀應本郡計八文帝問日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

秀日以為豈足多慕帝甚悅自稱草

莽臣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含華隱曜晉書張協傳冲

通不已謚上疏漢公子

嘉遯龍蟠超世高蹈漱石枕流洗耳厲齒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

枕流欲其所以漱石欲其按濟玉濟遂初晉書孫綽

陽許詢俱有高向之志居於會稽游放蹲踞齧胡餅晉書王長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賦以致其意蹲踞齧胡餅文傳少以

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徵服竊

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刺史知其不屈

禮遣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

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

賢乃起應召驂之尚公謂之日卿道廣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

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日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大隱之

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尚公等無以難

之衣木葉食樹果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鏟

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跡銷聲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

樂道安貧以風闡教斯採南山蕨飲三江水晉書張翰傳齊王

並通儒之高尚者也同辟為大司馬東

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晉書何準傳高尚

名爵乎遂命駕而歸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玉輝冰潔川

亭嶽峙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翫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情寢巢

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脩身

自保悔吝弗生詩人編草為裳被髮自覆晉書孫登傳孫登字

考槃之歌抑在茲矣公和汲郡共人也無

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拘嫌蠅以資養晉書夏統傳養

則兄弟每采杞求食星行夜歸荷擔入蜀晉書董養傳與妻指

或至海邊莫知所終

翔鴻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含味

獨遊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

年在耆老清風彌劬東宮虛德鹿自偶晉書陶淡傳於長

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沙臨湘山中結廬

居之養白以親故有五柳先生晉書陶潛傳嘗著

侯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傳以自況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閉靜

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單瓢屨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年解印

去縣 竚意天后晚日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藥危桂榮

氣愛碑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

錦實迺

棲邱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傳高祖辟

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

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置潛處考槃未臻側

席邱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

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

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二隱 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

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

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貂裘採藥 嘗解 與之即著

以十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

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

亦不自得得亦不賣 留止三載

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共一遂

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 以 除著作佐郎太尉

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八郡 為人外之

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遊 見 茅屋蓬戶庭草蕪徑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

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

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布衣草菜之人何枉軒冕之客

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箬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

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而去

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

而退寧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八昌門於茲而二焉却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

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薛蘿若已窺煙液雲棲見却粒食霞唯朋松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石見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

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

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京口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世號為 足不踰戶人莫見面 齊書何求傳住吳居波若寺性同鱗

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

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等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閉影梁書

望而嘆曰其雖其甚一為名流所欽尚如此陶弘景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不交外物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

梁書陶弘景傳有時挂檄於樹梁書劉訐傳張穆辟為主

而逃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

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未有板刺無容拜謁嘗詣徵士何胤

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孝隱士

南史何點傳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

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

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

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

率到好狎人物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

言蹠蹠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委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

論以點為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小隱士見上游俠處士

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南史劉訐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

見三隱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

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席松葉枕白石南史關

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席松葉枕白石康之傳

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

也其釣非釣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

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

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

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
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
河水泱泱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上見夷

白南史吳芑傳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
江敦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
可不謂之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
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邱園味跡板築
竹為心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
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吾少與綢

繆提攜道趣每請憚於栖屑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
解朝纓恬真邱壑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
遼遠實耳於我此生活似勝焦先魏書胡叟傳家於
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密雲蓬室草筵惟

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徵君魏書張僧皓傳僧皓
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
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馬

不如莊周散木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
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
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情均郊野魏書盧景裕
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傳其叔父同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
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適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

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道遙公周書韋夔傳韋
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名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
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

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實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實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實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救有司曰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

救有司曰給河東酒一斗見拾遺粒織落毛隋書隱逸傳序

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葛巾擁被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

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

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庭

室蕪曠見朱居士履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實甄之

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

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

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

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

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

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

逸士廉獨加褒禮竹溪六逸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

蜀中以為美談伊川田父舊唐書郝士美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

時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為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

節稱於天下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舊唐書武攸緒傳蔭松山而辭竹苑

去朱邸而卧清溪道許由東鄰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

遙林壑傲睨箕穎

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
衣田冠出拜帝命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
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
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
山衣田冠見
泉石膏

育煙霞痼疾見騎牛帶瓢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邱山以琴
書自適或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
號為山臣以忠信奉見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
逸人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洗心激流唐

鴻一敢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
以鎮其操一以其一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光用保
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絕學棄智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
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
克應嘉名雖行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

高於所須松樹清泉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
尚齒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
山中不乏高耐辱居士唐書司空圖傳圖本居中條
宗與天后甚尊敬之耐辱居士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
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
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
宜休又少也墮長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高士
因自曰為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

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煙波釣徒唐書張志和傳居
為立於亭號其山為唐書張志和傳居
一著元真子浮家泛宅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
亦以自號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
願為處士墅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江湖散人
往來苕霅間王屋山人號其居曰江湖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
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

子已詩五 卷九 一品行部 高憲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
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

子已詩五 卷九 一品行部 高憲

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天隨子甫里先生見三高士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

之友善世目以為一 一 一 遊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

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遊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遙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方山

子 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遊於光黃問曰岐亭菴居蔬食徒

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 雲溪醉侯 宋史種放

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一 一 一 按慥希亮子 傳性嗜酒

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 一 一 一 幅巾短

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

或至 望雲危坐 宋史種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

宵分 宋史種放傳多為歌詩自 殘叟醬翁 宋史譙定傳初程頤

退士 稱 一 一 嘗作傳以述其志 之父珣嘗守廣漢頤

與兄頤皆隨侍遊成都見治後種楠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

擬議致詰而後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木濟男之窮以發問

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漁然有所省翌日再過

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蓋往求

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 一歲山居過

叩間與語大有所得 一 一 一 皆蜀之隱君子也

半 遜史蕭札刺傳統和未名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

退不聽遷夷裔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頤山杜門不出上嘉

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於頤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

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 一 一 一 與世俗不偶即律資忠

重之目曰 一 一 一 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

頤山老人 一 一 一 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

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鴈詠自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

樂雖不官無嫌焉官奴然之時稱 一 一 一 趙質

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

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

子已書 卷九十三 高隱

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鑑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

之終身

骨節曼曼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

外事有抑之者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

輒不復語云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

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

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

問喧傳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漁丈人**吳越春秋子胥

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

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富貴莫相忘也

棄蔬立稿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

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喪行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其廉毀然且不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

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

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

其一而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卷領**

焦氏易林通世仁德**披裘而薪**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出游

不害三聖攸同周國茂興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

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

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

字薪者日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有容緼袍**憲

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日子得

見叔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

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

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寒谿

澹而無聲兮木落遠

拂衣若振葉黃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

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

旱二子間而凄然

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
此許務之耿光而顏遷之淑節也
顧視榮名忽若脫履袁宏後漢

紀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
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
棲歸神咀嚼元氣袁宏後漢紀吾將

此郭泰
竹中高士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鷹者隱居頤

語也
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逃避
茅屋蒿牀裴啟語林田何

道不仕
雲中白鶴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郡原所謂

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
學事焉後隱沛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
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
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

絕按由
官隱酈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

許山
知其直
聽餌酈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谿

人也
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遠密林障秀
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

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
懷道卒伍酈道元水

仲山宛人與山陽范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
式式下車把臂曰子
不亦痛乎嵩曰侯羸賤役晨門

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
大雲五色具

而不雨
酈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傭隱
視四方常有

酈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幹坂也春秋左傳所謂
人自巖幹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窟中則築以成

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輅橋也傳說 苟愜神心曲渚則可 元水

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 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

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遜釣魚水何必 涓濱然後磻溪 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

遜釣 見 鸞鶴同遊孫阮齊躅 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廬江 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讞之時

啟鳴曰某偶躅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 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

雲霄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 自負書劍 馮贊

雜記凌倚隱衡山往來 去其械梏蠲其罪戾 自負書劍 雲仙 為擔裹以烏氈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築室豹林谷 王傅東都 傳高擇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擇亦 事略隱逸 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不起 南山三

友 見 一 廬山三十年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貺南閩人性沉 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

多師事焉 絕希繇上之田甘守西山之餓 葉夢得石林燕語 楊文公既伴狂逃

歸揚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十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 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

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 伯夷 抱琴踰垣 詹玠遺 兄弟 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史記聞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植草 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 遁去使聞

上甚嘆 清氣逼人可畏 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 美之 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

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 生 既退明日出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

先生方講說目不少一 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
 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
 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
 教自持固未足以逃陽郤曲莊子無傷吾足注逃陽猶亡陽也
 得此人心也陽任獨不蕩于外則吾行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
 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夫至足者不以憂患遊方之外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經神若皮外而過去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
 則陋附贅縣疣決疣潰癰莊子彼以生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
 矣

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
 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忘肝膽遺耳目莊子且彼有駭形
 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萬物一
 其心以形骸之變為且它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府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
 府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箕踞鼓盆而歌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
 明莊子死生同狀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
 亦甚乎莊子曰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
 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
 勞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鼻問栩栩然
 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喪吾存

存存由是觀之則也白駒過郤莊子人

之間若也解天毀墮天衰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莊子古之得道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于此者窮亦樂通亦

弟于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子將死

時麗蚊蚋一過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一也通塞一

情抱朴子順一而一任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

竊怪之更記孟嘗君傳文承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

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史記魯連傳魯連曰吾與富貴而詘

于人焉養空而遊更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

樂數問其家有項枕卧語蜀志簡雍傳雍

子史書卷之十四 品行部 曠達

傲跌宕在先生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
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無所為屈不持檢素晉書

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當其得意

忽忘形骸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少婦當

善彈琴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乎性好屐

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籍稀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

甚開暢於是勝負始分攜酒荷鋪晉書劉伶傳澹然少言不妄交遊與阮

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一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不如即時一杯酒

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

義皇上人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開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

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素琴一張絃徽不具龍山落帽

晉書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

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

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亦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亦

復何用食為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

日其標寄如此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宋書沈慶之傳

乘猪鼻無幘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

視馬而已每農桑遠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

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則一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著定命論

宋書顧覲之傳覲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

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

以其意命弟子故人齋酒具門生饗籃輿宋書陶潛傳潛嘗往

通之一於半道粟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二兒

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

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

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留二萬錢悉送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弘江州刺史王弘

酒家見一生不解作諾齊書張緒傳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作

洛生詠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凌

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一賊異之而不害也

雲一笑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

旅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

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日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

使婦人行哭失聲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見以

不須暫停閑閣

此當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

廬江何黠黠弟一竝欵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平雅珪笑曰我一一身之外亦復何須齊書裴昭明傳

勤績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昭明歷郡皆有

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雖

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

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

品行部 曠達

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

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

久之終無恨意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

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執鐸挽歌不

屑物議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通隱梁書何點傳

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寧當玉碎

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南史王僧達傳

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

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少無宦情

崔孝演傳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柳瘡魏書柳遠傳遠

美鬚姿貌魁傑沈浮鄉里柳瘡字季雲性粗疎

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耶

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

有何消息答云無聞亦不解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北齊書李

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挾彈攜壺遨遊里開

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撫琴如舊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

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負神色自頽然

若謂之日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接琴撫之如舊而醉

宗閣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閎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

為見順德若賢不藉多財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

五頃謂所親曰固不青山白雲人舊唐書傳奕

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傳奕奕也

道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遷命親故歡會賦詩曰

初罷相且銜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請方

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

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

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也

醉吟先生

陶潛五柳先生作

以自况文將有陳請不與妻謀

章曠達皆此類也

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

若恣其心是

非止足之日

一石止水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

持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對酌

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

休休亭

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

白居易醉吟傳為

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

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

二宜休耄且賸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

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

子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

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

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

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莫莫莫伎

以蒲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

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

壙中賦詩

壙中賦詩

壙中賦詩

壙中賦詩

壙中賦詩

壙中賦詩

爾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着休休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耐辱居士歌見醉臥客懷中舊唐書陽詭激嘯傲多此類也

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

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

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月俸送酒媪上含笑入地唐書溫大雅傳收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能勤此

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寂居化臺唐書姚勗傳自作壽

宦吾歿後穴墳曰復真堂松菊主人唐書韋表微傳瑩之旁署兆曰而刻石告後世表微授監察御

史裏行不樂日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不媿陶淵明

斗酒學士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叔達聞之月給一談糟粕棄醇醪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

能揖讓邦君門無心子唐書王績傳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

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

應機士曰願見教日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

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

踈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

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

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俗被裘曳索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

四明狂客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詩為道士還鄉里唐書

章傳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

百官餞送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唐書張志和傳陸羽嘗問孰為往來

諸公共處未嘗者對曰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見自號放翁宋史陸游傳

少別何有往來上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見自號放翁宋史陸游傳

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宋史郭忠恕傳多逢人輒呼貓遊岐雍京洛間縱

法人議其類放因不拘禮逢人輒呼貓遊岐雍京洛間縱

酒跡弛無貴賤有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宋史米芾傳知

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醜芾見大喜人生如風燈石火

無為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人生如風燈石火

日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人生如風燈石火

不飲將何為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

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

詩見志遼史蕭鐸盧幹傳屏居謝人事一日酒仙見臨流聞雉作

韻不減孔子時哉語古三章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

古人六鑿不相讓遼史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林

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

必往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

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

子史書卷九十四 品行部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曠達

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以竿掛大布犢

鼻暉于中庭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

綺仲容拍浮酒池足了一生劉義

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

不見酒家覆碗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糲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用三日僕射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

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劉義慶世說

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胸中壘塊

踞胡床為作三調便去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以手版

故須酒澆相如王大曰阮籍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

挂頰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云西山朝來致

有爽劉義慶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偶鍛洛邑灌園山

氣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偶鍛洛邑灌園山

陽劉峻世說注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

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

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與呂安

棄而不錄好為洛市肆工鵠鵠舞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西酒

事者或存之趙麟因話錄兵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

甚佳琴道酒德屬宰相子而雅度元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

卷九十四 品行部 曠達

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釀王

兼麴部尚書馮贄雲仙雜記汝陽王璣取雲夢石糝泛春渠以

囚飲巢飲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

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

惟酥梨笋時復在

念范公稱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

且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

質緼袍償酒債胡

蒼梧襍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

常行處欠人酒債欲此之尋常行處有本此着

綵衣立龍首周密齊東野語永嘉甄雲卿字龍友競度日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周密癸辛襍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

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

歌姬院持鉢乞食周密癸辛襍識唐裴休晚年

局上劫亦甚急秣坤誠齋襍記阮蘭字茂弘

紅牙節曲陸友仁研北襍志趙子

劫急阮曰有紅牙節曲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

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

其風流如此

子史精華 卷九十四 品行部 曠達

七

勇毅

負石赴河荀子而申徒狄能之不避義死荀子畏患而

不為心之不辱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

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

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

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視龍猶蝦蟇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

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

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蝦蟇句錄八

類悍人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過策糾必殺之矣秦王因軍法行酒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

不罪注悍勇也勇者多逆人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

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畜之笑曰顧而父知

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

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請纓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

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請纓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

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必羈南越王而

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

日奉先人造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

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按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

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

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

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

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

惶悉奔走太守十一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

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剝鼓都亭下漢書何並傳

初邛成太后

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

盛歸長陵上家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

曰家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

竝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合留界中而

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竝度其為變儲兵

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

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

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

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竝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

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十一置十一署日故

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

亡命衆庶謹謹以為寔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

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聞

狀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

負王法不得不治漢書何並傳是時

令領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臧千金竝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

弟身與

弟身與

弟身與

弟身與

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
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竝
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
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鍾威不入關
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
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奪璽綬後漢書張步傳王閔
頭還竝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侍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
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特國無嗣
主內外懼閔白元后請一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闕舉手叱賢
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
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
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後漢書來
欵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欵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尤豫不決欵素剛毅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

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
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
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人部按囂隗囂
勒兵將殺欵欵一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
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欵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欵因
伏悲哀不能仰視欵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
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欵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
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一
絕而趣索欵上後漢書岑彭傳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
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
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

子史精華 卷九十四 品行部 勇毅

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
 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
 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
 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
 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鮪見其誠即許降

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
 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
 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
 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
 史奉之主簿大驚遽曰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
 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

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評不合出補
 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

呂疾自上

刎頸不

割申屈

吳志

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有辭
孫峻

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
 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
 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壁在閭
 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
 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
 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
 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
 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
 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
 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
 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
 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
 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止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

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交辟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

同寢中夜一荒一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

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

叔父景文誠之曰阿答

汝滅吾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

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眾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曰龍令瓌取遐

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叔怒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疆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窗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

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

幾中吾脚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摩

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

失色公則曰

談笑如初

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

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父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合

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

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南史司馬申傳王

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蒙楯而前僧辯之討陸納也

於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會裴之握蛇

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騎虎不覺艱難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蓋勰

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

長故知有夷險彥和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粹樹頭掣下床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園過度民無田

世祖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待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

於世祖前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

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

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

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

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

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

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日之事所不敢辭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

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

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

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職

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

戶自是長直禁中機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魏書宋繇傳

密大事皆所參焉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

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

經史諸子羣

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

鸞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

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

直閣

將軍伐栢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

應遺祠至今乃

以為榔材人或老罷當道臥貍子安得過

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周書王罷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

使勞罷令加守備罷語使人曰

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罷曰何不早降罷乃大呼

曰此城是王罷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

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

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俄

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但

若不殺賊肉非黃羊必不畏喫

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

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

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

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

吾

士見危是何縣尉

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

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諭期不可再犯寧又

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

一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樂陽丞

發言陳事毅

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九齡王珪侍坐嘗

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

故一市皆驚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

割肉割不如法此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木十威頗自如平生身中矢

鏃百餘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人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所震雷破柱了無怖色宋史查道傳

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道以笏擊蛇宋史孔道

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

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止其事道輔徑前素厚而剛殺人畏

其首觀者初驚拔刀遮門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聞州人將棄

後莫不歎服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聞州人將棄以片紙署字治瘧疾

惴之往往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金史粘葛奴申

上輒愈人皆異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槍攘道路

不通奴申受命毅然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

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闐如汴之闐闐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

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意所背鄉屹若泰山元史張起

決議冬抱冰夏握火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

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常還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杖

劍入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鄆道元水經注城北枕

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還斬蛟毀壁鄆道元水

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經注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
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却操劍一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三投而輒躍出乃皆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鄆道元水經注
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射龍鄆道
朱亥虎圍中亥瞋目視虎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
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雉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
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
弗射是不得行叱雷霆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
吾聞也遂射之叱雷霆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
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急難足以先後

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
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
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退可君果弱魯
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
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
曹劌亦十一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五

品行部

任俠

不死而已左堪桓公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
 君曹劇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
 與地以汝為境桓公北郭騷晏子齊有者結采罔捆蒲
 許諾以汝為境而歸北郭騷鞏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
 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
 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
 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
 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
 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
 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
 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
 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

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善養私名列子范氏有
 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子曰子華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

注遊俠之徒也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
 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
 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
 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
 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
 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捧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
 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
 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
 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

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人而出特
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
辱不可以生吳王不
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凌
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
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
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
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
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
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
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
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

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
立千乘之義而一一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用
戰國策韓傀
相韓嚴遂重

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
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
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
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
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
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
客游以為狗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
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眾矣
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羸櫛之費
以交足下之謙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
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
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五
品行部
任俠
三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
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
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一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
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
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
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
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
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
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
始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
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
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
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

見自殺激荆軻

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
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
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
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
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
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
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
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
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
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以自死願江上漁父
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一有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北鄉自

劉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

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一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公子遂 椎殺晉鄙 漆身吞炭

史記刺客傳豫讓又魂魄不

愧 史記刺客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

矣 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游於

酒人 見朱家大俠 史記季布傳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

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

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日以季布之賢

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

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五 品行部 任俠

五

陰侯滕公心知一意季布匿其所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
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氣蓋關中一史記李布傳季布弟季心一遇人
名聞當世一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常
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司馬中尉郵都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一少年竊籍其名以行一見心勇布諾上燕齊之間
以諾著聞關中一皆為立社一史記樂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
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不以
封俞侯復為燕相一樂布一號曰樂公社一不以
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一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
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一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
恃乎一罵富人弗與通一聲聞梁楚間一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莊
諸公聞之皆多袁盎一聲聞梁楚間一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
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一置
驛馬長安諸郊一見古布衣之俠一史記游俠傳序一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
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
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
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
恨之藏活豪士以百數一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
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惟
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鞫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
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

一敵國 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以軀借交報仇

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 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

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 城西萬子夏 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

睚眦如故云按解郭解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將至故

俠章在城西柳市 馬革裹尸 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

號曰 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

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後漢書趙

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 爾曹若健遠相避 憲傳少有

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

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

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 也仇皆臥 子在吾憂

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而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下掾憚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憚往

候之子張垂歿視憚歔歔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

仇不復也 而已憚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

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憚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

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憚不

子史青善 卷九十五 品行部 任俠

七

及遂自至獄合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

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出

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

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

無素故

大豪戴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會祖

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東西市相斫

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懷刀截

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

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

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

廿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

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

便一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語日向使

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

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

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

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

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道還通郡章州家

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埋州受其短由是

名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

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

梁書裴之橫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

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

品行部任俠

任俠

任俠

任俠

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交
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橫兄
結英雄不事生產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寄膽

氣於此人魏書崔秉傳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

秉復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
競之聞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

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急難歸命便能

容匿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委之

色加以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

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北齊書高

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昂傳其父

橫行天下也若逢賊

但道李元忠遣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

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遠條上作

日一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獠儼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

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

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

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豨頭反縛一取公卿

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

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鵝隊

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鞞繼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
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
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鵝隊見蓬轉隊上輟耕牛給喪事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

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間而歎息遠

持首祭墓

舊唐書高季輔傳季

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合武德

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關竟擒殺其兄者

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

安能矻矻為一儒

舊唐書馬燧傳燧少時嘗與諸

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

沈表

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

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

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

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

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

殺務盈一盈珍一於廁中乃自殺日盱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

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

上聞其事**資費弗計**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亡賴

頗駭異之

其黑闥所得輒**不質名氏**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

盡建德亦一之

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軍門截耳**

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

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處讓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

讓乃於一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

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五代史和凝傳柔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

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

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一假僕宋史張詠傳少學

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擊劍慷慨好大言

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一此一為馭單騎出近

子史書

任俠

十一

郊至林麓中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邱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

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邱
訢大怒祖禡持劍人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
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
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
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
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
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
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邱訢卒於詰
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鬪至舍誠其妻曰我
辱壯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志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
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
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挫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
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閉關三

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

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

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

肖也前拔子劍手挫粹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

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歎曰吾之事不諧問

勇也人莫敢嘗占者

文開 王粲英雄記鈔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

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關駟稱太子

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荆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

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歌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

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 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

惟陶淵明咏荆軻詩云漸離擊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

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麴 劉之亂張魏公在秀

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一一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些譽之人管子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讐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習舌調吻亢倉子貴可道之功則天下譽譽之人勿與任大而飾辭矣

取鄙子歡新慢故

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傲

乎財薄乎施膏其唇吻子華子諸侯之賓客媵媵脂韋子華

人之始至於齊也者五惡尹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

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

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

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

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彊記足反是獨立見熒惑

鬼神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尹文子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

於國則曰滑正恬禍鵠冠子知足以一匿行易言荀子

日誕姦言倚事荀子飾邪說文一為一陶誕突盜惕悍僞

危辱死備謾荀子鄉則不姦人之雄荀子口舌之均瞻唯則節

刑也若一則一之是之謂聖王起所以先誅也姦事姦心姦說荀子故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勞力而

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口啍荀子魯哀

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鮒人而鯢居呂氏春秋

雖無取不健貪也甜亂也口啍誕也鮒人而鯢居有人自南

方來使人赤臭揚子播關大君不閑蝸譖國語復言而不

之朝為草而國為墟赤臭克國乘家註赤臭惡人也蝸譖語

從中起如蝸食木木不能避也有其華而不實國語復言而不

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哀

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一者將焉用之

摯諂慕弊戰國策近習之人其一也完矣傾巧漢書劉向傳長安令

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

可也臣見衆人間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呂為警戒衣冠

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

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

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一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

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均敵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見腹中鱗甲蜀志陳震傳李平坐

之禮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一有

一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

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望塵拜晉書石崇傳廣成君

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

卑佞如此元顯納妾誕為親迎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

交無義合行必利動齊書江謐傳謐少懷輕躁長

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宦齊時已歷大

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狎客南史孔

要每食廉必皆不辭勤劇狎客南史孔

主即位為都官尚書瞻幄坐陪蘭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笏

與江總等並為瞻幄坐陪蘭檻俯仰晨昏而疎躬

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攄善能甘察其行也賊

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郭尖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

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

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李錐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

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

劉騰之處勢也皆與勢等秋風氣同夏日魏書恩倖傳序且承

親善故世號為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義孝北齊書封孝琰傳和

且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士開母喪託附者咸

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有一士人亦哭在限

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舊唐書張易

問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傅粉施朱之傳則天臨

郎李懷秦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狀

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弟俱侍宮中皆

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

子史詩經

卷九十五 品行部 邪佞

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李猫

故時人言義甫一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見兩脚狐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未昌宗既為法司所鞠司刑

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

因合練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

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蓮花似六郎再思傳張

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呂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

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紫

袍主事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

妹曰兩員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

何如人相對大噱堪與優人比肩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

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談諧嘲詠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

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一身供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

侯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

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眾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

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

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甯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

才請以獨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

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捷口水注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

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

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

叅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

皆奔馳請謁謂其講刑蹄甘辭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

皆奔馳請謁謂其講刑蹄甘辭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

子史書

宗七十五

品行部

邪伎

左

意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

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 **人莫能探其膺肺** 唐書

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 **封倫** 傳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

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從旁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

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狀詞臣爭** 國箬 唐書實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

為賦詩 **國箬** 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

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 **蠻婢也** 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

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者皇后阿箬而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

人或謂為 **軒然不慙** 以自媚於后 **明傳帝與**

羣臣晏欽明目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眩 **目左右顧** 時帝大笑史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霸傳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

臺監察御史時 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

號 五代史六臣傳梁夫滅晉諸將相多不欲

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 **及**

人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 **晉王益喜** 以循

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 見五鬼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

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李文徽為副使夢錫直 **宣政殿** 專掌密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果核侑觴 宋史宗室師異傳韓侂胄用事師異附之遂得尹京

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

獻少一啓之乃粟金葡
荀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
或獻北珠冠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
未有以應師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一製一以獻妾
爲求遷官得大宋史宗至師傳韓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
轉工部侍郎大顧竹籬茅舍謂趙師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大吠鷄鳴耳俄聞一叢拂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
薄間視之乃師也仇胄大笑拂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
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
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一邪謂甚愧之拭帶垢宋史崔公
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書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
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
拭去之爾見者皆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宋史蘇紳傳紳與梁適
笑亦恬不爲恥香燕宋史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
故語曰一香燕宋史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

孫和鼓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宋史陳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
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
已爲相甫得志卽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傳法沙門護法善
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神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
神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
爲一惠卿好官須我爲之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
平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衙內鑄
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絳曰笑罵從汝一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
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日子韶爲一指其交結
要人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浪子宰相宋史李邦
紳所共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浪子宰相宋史李邦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五 品行部 邪佞

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語充
位而已都人目為小訓狐
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楊
三變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徒畏吏部引
以自助中府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
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
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謂其進於元豐
顯於元祐遷心在南園
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
於紹聖也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
書乞侂胄有日迹雖東冶南園侂胄家
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陳自強傳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與故入
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
每稱侂胄為而呼堂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
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詔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
闕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

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
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
之語傳以為笑松壽
宋史程松傳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
之答曰欲使鄙賤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苟
姓名常蒙記憶爾
宋史蔡攸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
諸賢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宋史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
殆盡
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盡帝心
胥門十哲
昌四年拜參知政
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三
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
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
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合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
走權門人戲為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
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

之史詩
卷九
品行部
邪佞

泯芬芬厚顏忍醜

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一

昭昭譽

焦氏易林

非忠

覆白汚玉

信客言多反覆以黑為白

為一

斷破珊瑚殷商絕後

舌斧

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

簧兩舌

焦氏易林

會母

西行東望

焦氏易林言與心詭

佞以叟心

吳越春秋

投杼

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

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

拜

一相獻一卷

李肇國史補

又撰宰相錄每

慙顏厚如十

重鐵甲

王仁裕開天遺事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

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講謗常遭有勢權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

之皆曰楊光遠

也

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彭乘

墨客揮犀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

飯僧具蔬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晏開籠搯

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

西城竹園戶

范公稱過庭錄

一鳥且祝曰

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幸致身

字仲弓寧字幼安

台輔李彥西城事與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

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

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

爾笑面夜叉

陸游續筆記

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

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譏左幾右

周密齊東野語

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

如京東京西並改為

端笏庭中呦呦而唱

張鷟

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每日

立於

其婢

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

隔窓從而和之

聞者無不大笑

邪佞

九

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誦貴履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

誦貴履賤

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

誦貴履賤

對曰市而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誦貴履賤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

誦貴履賤

本而窮究其所由生注持音字

誦貴履賤

哉虎哉

誦貴履賤

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

誦貴履賤

積實如焉殆必亡者也

誦貴履賤

羸中

誦貴履賤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

誦貴履賤

而少親注羸粗同

疏也正日粗峻文決理史記平準書張湯用於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

厲少仁愛獄用慘急刻深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獄少反史記平準書楊可告

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注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駿刑商君傳殘傷行昧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深

文巧詆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

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舞文法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史記汲黯傳張湯武健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綱嘗密矣然好興事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刻轢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刻轢酷吏獨有侯封宗

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文惡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敗遂擒侯封之家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

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校司馬安之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見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

敢均茵伏上乾沒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刻深吏為瓜牙史記張湯傳賊深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

為少府此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與錢通史記張湯傳湯

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與錢通史記張湯傳湯

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及湯為少蘊藉史記義縱傳

大吏甲所目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狼牧羊史記義縱傳寧成家

令治敢行縣無通事舉為狼牧羊史記義縱傳寧成家

第一注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史大夫弘日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寧見乳虎史記義縱

濟南都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傳上拜成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貪虐 二

百姓一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呂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蜂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馬吏盡復呂與民一晚節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也注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與一不得耕桑絲役繁劇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言貪嗇也賈人權會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漢書汲黯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

罵曰天下謂一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仄目一漢書路溫舒傳種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囚人

而視矣一鍛練周內不勝痛則飾辭呂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呂明之上奏畏卻則一而一峻漢書杜延年傳間者民

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頗言獄深吏為

地曰木杵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呂殺伐立威

豪滑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呂律程作司空為

服不如法輒加罪答督作劇不勝痛鉗鉗見上注鉗在頸鉗在

其炎反文致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

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呂出之其豪桀侵小

民者呂文內之按其獄皆一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

其文按整密巧為獄文見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

也反音幡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

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

為兩劾欲先自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一虎穴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呂大石覆其口名

為一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
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
捕皆劾曰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呂次內
虎穴中百人為輩覆呂大石數
日壹發視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放手
託殘吏一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
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屬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筮長短
其廉反鋏也國語曰中刑用
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後漢書寒朗
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
如入之可無後責是曰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
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
臧孫猛法見發屋伐樹
後漢書王暢
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鬻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
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
若其隱伏使吏一舉手網羅動足機陷
後漢書袁紹傳細政苛
阮弈塞路一掛
臥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
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
歌之曰枹鼓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
不鳴董少平
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
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
冠幘劫人
魏志常林傳
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
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
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
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

痛乎我効汝父
子一邪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

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
晉書武帝紀泰

始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諂黷求容
小籠身障
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

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
奢濁
晉書范甯傳肆其

兩一以著背後傾一之意未能平
千斛米
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

不與之竟
賣樵鬻水
晉書慕容暉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鄒

券
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
南

俸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日劉道錫驟有
所輸傾一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

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
夏中甘蔗見運載樵荻

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大編小絹
宋書吳喜傳喜與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

將人人重載
方艚兼兩
宋書恩倖傳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南

莫不兼資
誠贖舊侶
齊書江謐傳謐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長有欲求一事在或然
求粟徵魚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

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
大張

奏日不厭愧王忱之出賑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八百梨
南史王元謨

利一匹布責人芒屨兩舫
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
以此倍失人心

六
品行部
貪虐

是回閣向東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

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

為黃銅

見餉白檀車

南史庾仲文傳歷

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

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

文懼

起謝好馬佳驢南史庾仲文傳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

政有

耳仲文便答甚是

銅物皆鳴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

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

壁為之倒進

南史宗越傳性嚴

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元謨尚可

酷好行刑誅時王

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

徒不逐王元謨

宗越更殺我

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關籥甚嚴有疑

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之舊邱陀卿往與宏大飲半醉

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

百萬一聚

知非仗大悅謂曰

生活大可

見錢愚論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

阿六汝生活大可

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宜旨與綜天下

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

改四盡

南史魚弘傳歷南譙肝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

庶

盡累金積鏹南史郭祖深傳百僚卿士多有奉公尸祿競利不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刊字

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

玉署見魚龍雀馬之玩

雀馬之玩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

見錦室上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上錦室上奚度拍南史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

子史青雀

卷九十六 品行部

貪虐

七

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蹠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勿

壓額不能受十日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反顧見天狗下魏書羊祉傳社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

經之處人毒網凝科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市曹魏宗

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

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逢牛

截角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

上所一之生十錢主簿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

取以充其用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白劫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修義

便取之府中號為白劫遷吏部尚書授官大小皆有

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首先敘上党郡缺修義私已許人

卿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眾呼天唱賊人間居曰白日公庭

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

得官京師一此非大賊乎授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貨紫纈

北史封回傳榮陽鄭雲詣事長秋卿劉騰一四百匹得為

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

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

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

慙失絲縑滿意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

家不得一則詬詈寶物四牀北史高德正傳德正妻出

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三斗醋三斗艾北史崔弘度

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三斗醋三斗艾傳弘度御下

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受納響北史王

顯所劾終得雪免授瓊慧龍之孫遺馬留奴北史王慧龍傳

一瓊一瓊并一王誦聞之

笑曰東海之風於茲隆矣

西門受東門沽

北史鄭義傳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

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怙人有禮餉者不

車輻考掠

北史畢義雲傳義雲

與杯酒嚮肉而一羊酒一賣之

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響驥

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

海王詳奏曰甄琛身居直法糾

摘是司風邪一猶宜劾糾

五車載貨

北史楊昱傳昱奏揚州刺史李崇

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

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

陳留章武

北史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

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

不異眾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

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謂之語曰一一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何陽錢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我明主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一一皆出其

參軍築墻

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一多是衣冠士族皆加

垂撻逼

遣一一董桶剝公

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一

一一何為

羅刹政

北史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賊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

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一一

司馬

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

毒獸竟

競銀窟

北史郎茂傳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一河東一一茂奏劾

愷與仲文

遇崑崙船

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一一至得奇貨果然緹

表美玉盈尺等數十

萬釘金帶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一一一當

件罪當流以贖論

時寶之武因人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

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嚮蘆服

北史張威傳遷青州

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北史趙仲卿傳遷於菟朔州總管時塞北
 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羅織經唐
 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書刑法志來俊臣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
 密康暉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
 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定百脉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
 日喘不得三日突地吼四日著即承五日失魂膽六日實囚圜
 同反七日反是實八日死猪愁九日求即死十日求破家舊唐書刑法志
 如市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驕愚
 其時也暴縱虐舍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
 一朝廷以目賜絹媿心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
 以其大理少卿胡演進日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
 又賜之絹太宗日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

耳殺之舊唐書韋嗣立傳弄
 何益徙文舊唐書韋嗣立傳弄
 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石國瑟瑟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
 從職以為能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
 性貪獲一大塊十餘石喜鵲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
 真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
 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或泄之以紙筆錢舊唐書趙博宣傳
 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一侍御史盧南史坐
 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一前
 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
 餘千刺史姚驥劾債帥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
 奏南史以為賊深沅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
 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
 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
 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
 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

耳殺之舊唐書韋嗣立傳弄
 何益徙文舊唐書韋嗣立傳弄
 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石國瑟瑟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
 從職以為能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
 性貪獲一大塊十餘石喜鵲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
 真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
 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或泄之以紙筆錢舊唐書趙博宣傳
 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一侍御史盧南史坐
 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一前
 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
 餘千刺史姚驥劾債帥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
 奏南史以為賊深沅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
 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
 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
 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
 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

日章公作相

例竟門

舊唐書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弘義等同

後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

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一一言人此門者例皆竟也

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

與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天下之人謂之一一獄持

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効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

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契總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

會不聊生號為一一或累日節食連宵

緩問書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占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

章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

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

稱一一惡其深刻也

毛敬裴畢

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

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

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一一之稱

江滕蔣號

唐書江安

性庸遜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

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一一

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

三十六姓榜楚百慘

唐書吉項傳劉思禮謀反項上變事后命

悟者凡一一捕繫詔獄

徇貨培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

一一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徇貨培貲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

一一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一一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一一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一一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鐫取壞者付船坊以鉞箬每
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鐫家
子守一無顧藉財澤吻磨牙唐書酷吏傳序索元禮來後
蓄巨萬皆籍入於官臣之徒紛紛並與
噬紳纓若取公鐵籠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復受賂后厭衆
狗豚然望收下吏不服吏曰
罪闕魚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
日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三豹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
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
號一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隨年杖合歡杖五代史劉銖
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杖徒鎮平盧
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
杖之謂之一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拔釘錢
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
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

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真蛟蜃五代史南漢劉龔世家龔性苛
率錢一千自號一羅端公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
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衆頤日薛智周以待御史守發
垂涎呀呷人以爲一也鼠彈箏宋史刑法志雍熙
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元年開封寡婦劉
州民謂之一則爲治可知矣極其慘毒施杖
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玉元吉毒已右軍巡推不得實
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擄治謂之一極其慘毒
移晷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名士運糧宋史石
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宋史曹翰
名也葉齊查道皆知一嘗械以一致鐵羅漢宋史曹翰
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一廬山東林寺一放鬻市家
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子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
子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

十一李觀及弟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取畫鷹宋史孫沔傳沔在杭州州

詆訐故縉紳目之為一取畫鷹人許明藏郭虔暉畫鷹圖

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

按明僭稱王上其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

臂自訟三虎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

乃得釋三虎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

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

幾奉使江東戒以莫逢玉汝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泰

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勃被酒誤

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杖箠殺之勃妻持血

衣搥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

此按縝字玉汝朱衣納第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厚

儼一而潛以都人不敢偶語宋史崔台符傳為大理卿時中

輕帛製衣易之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答掠成之

字不開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

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諸價後序宋史陳自強傳縱子弟親戚

而一日押空名刺劄送仇蜈蚣謠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迄

冑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墓蝕月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

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劫掠每得富家穴箕於頸四面然箕謂之

大校遼史太祖紀擅造一人不雷半千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

堪其苦命誅之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

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彈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

鳳曬翅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

碎不用書言筆語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

日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

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你

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

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

者將軍孟襄樣節度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

青棒也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頓為帥多酷暴鄭元

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為蟲食穀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

則蟲食穀蟲身黑頭亦武渠伊錢掎髻錢鄭文寶江表志張崇

吏也頭黑身亦文吏也

庶苦之嘗入觀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

矣崇歸聞之計口微明年再入觀盛有罷府之耗人不

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啄木鳥詩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

相慶輒歸又微色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

馬道為云翠翎迎日動紅背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

貪得食多才離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澗茫茫爭奈何

何止如大暑邵伯溫問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

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冤獄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

祇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公心異焉周祖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

周祖特詔詳續壽衣李略該聞錄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

定是為刑統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一日

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

知也衆日然至日各持繼獻之命日一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日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唯者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爲中的鷺鷥詩見賄門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下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

管子釜鼓滿則人概

矜物無大士

管子一士之人一焉彼矜者滿

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一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日奮盛令落也盛而不落者

未之有也

奮盛苓落

見持盈揣銳

老子一而一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

自伐自矜

老子者無功一者不長其在道也日餘食贅行

餘食贅行

見上恣睢子華子小人一

賢貪也矜伐之人不過斂餘祿食爲貪行去聲

其勢其受禍

戴威滿頭楊子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惡故有餘視也必醜矣

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俚伊側立

足器滿意得

生貴

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一

大橫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日

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且丈夫生不跋扈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跋扈後漢書

冀傳帝少而聰慧知董驪橫嘗食日萬錢無下箸處晉書何曾傳性奢豪

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猶食盡四方珍異晉書何劭傳必

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糒沃釜蠟代薪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紫絲布步障

錦步障見塗屋以椒見超四豪踰五侯晉書石崇傳論

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

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見陵駕人物見眼遠視鼻刺

天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嘗作數十人饌以待

賓客

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周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

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

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請之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

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

此者數十種佃夫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綢

如此雖晉世王作領軍面向人密離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

石不能過也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異嘗於酒北路魚南路徐南史

席厲色謂柔曰卿何得已舊傳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

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駱駝負函盛水養魚日給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

各場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

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

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

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

以... 佩玉魚 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 溺器

七寶裝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

西湖燈火 宋史賈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

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金史白撒

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

煦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

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 歸意耶白撒終

不悛以及於禍 以人乳飲 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

人皆綾羅袴羅以手擎飲食烝狗肥美異於常味帝 炭不經煉

怪而問之答曰 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難於餐啗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

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

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其晏為

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

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

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

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

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會不下筋主人揖之再三唯露果實

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殮茶食糜李

莫究其由以失餽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

